

# 从率性随意到回归传统

Discussion on Pei Yanling's New Chronicle Plays

裴艳玲的京剧新编戏漫谈

□ 刘 杰



熟悉裴艳玲的戏迷都知道，快人快语的她对当下戏曲界一味求新、乱排新戏的现象极为反感，但裴先生也绝非偏执的抱残守缺之辈，她很清楚，一个剧种要生存下去不能没有新戏，新戏要排，只是不是他们那种排法。近年来裴艳玲陆续有新编京剧上演，从当年的“示威”之作《响九霄》到《赵佗》再到最近上演的《桃园三结义》，裴艳玲的新戏都带着其鲜明的个人烙印，也从起初的率性随意逐渐回归传统。

2009年的《响九霄》对裴艳玲来说意义很大，这是她改唱京剧以来排出的第一部反响强烈的大戏，也为她斩获了戏剧界的最高荣誉——“梅花大奖”。但说起排这出戏的机缘，裴艳玲却一再强调只是为了“玩”，因为有人指摘

她只会演老戏不会排新戏，她便“示威”排了这出《响九霄》，刚好也可以争取奖项为剧团支撑门面。从剧情设置来看，选取一个有先进性的历史人物，抓住其人生中一个或几个重要事件，展现其人格操守或家国情怀，末了来一大段反二黄抒情，这都是当下最“流行”的新编戏套路。但和一般的新编戏相比，《响九霄》又显得很特别，尽管采用了话剧式的叙事和“高大上”的主题，却根本没把它们当回事，整出戏更像是一台裴艳玲舞台艺术汇报演出——我们在其中看到了第一次贴片子唱旦角的裴艳玲，知道了她当年能连续拧七十个旋子，领略了其“京梆两下锅”的本事，然后不得不佩服其花甲之年还能演哪吒武松，最后听到那段声泪俱下的反二黄

时更是只能膜拜了……总之剧情只是线索，角儿才是中心。台上人演得过瘾，台下人看得痴狂。然而，终究是太过火了点，反复出现的戏中戏难免引得观众出戏，教唱梆子等桥段与剧情也没什么关系（唱京剧也完全可以），“戏是我的天，戏是我的魂”也太像是裴艳玲本人的艺术宣言而非响九霄的心声（戏里的他好像更看重政治理想的实现）。

从戏的角度来说，这颇令人遗憾，毕竟，单凭几个光彩夺目的碎片，筑不成梦中的七宝楼台。我们也许可以从这些断片中看到一个艺多不压身的裴艳玲，但却怎么也拼不出那个有血有肉的响九霄。不过既然裴先生自己坦言这只是“玩”，我们似乎也不必如此认真。但“玩”完之后，她并没有就此收手，而是



■ 《响九霄》



■ 《赵佗》



■ 《桃园三结义》

又创排了《赵佗》和《桃园三结义》，相比此前的率性，这两出戏游戏的成分明显少了很多——这两次，她是认真的。

《赵佗》上演于2014年，主人公赵佗是秦汉之际称霸一方的南越王，戏里讲他年少辞母出征岭南，用智慧降服百越并收获了越族公主的爱情。吕后专权时对岭南虎视眈眈，甚至派人逼死赵母以激怒赵佗，赵佗痛不欲生，但牢记母亲遗训，始终没有向中原王朝宣战，保住了岭南一方水土的和平。从剧情来看，这也属于典型的选取历史人物挖掘先进性的套路，但和响九霄相比，赵佗这个人物与现实中的裴艳玲本人没有多少相似性，这使得其在表演的时候能专注于角色而非自我表达。加上没有了评奖的压力和“示威”的意图，这出戏在各方面都显得平和和从容了许多。全剧依然遵循了以角儿为中心的原则，赵佗或者说裴艳玲仍是全剧的重中之重，但这一次显然掌控了分寸，不论是前半场的开打还是后半场的击鼓，都

能融入剧情而不显得突兀。

此外，和《响九霄》相比，《赵佗》给了其他角色更为充足的表现空间，夹在父亲和爱人之间的俞慧公主显然比苦苦单恋的晓霞更有张力，赵母表现凛然大义的大段演唱也是全剧的主要看点，主要配角的帮衬也使得整台戏更有层次感。如果说《响九霄》的毛病在于“散”，演员每每脱离角色进行自我展示，那么《赵佗》就是把戏“合”了起来，在凸显主角魅力的同时保证了剧情的流畅和人物的丰满。不过《赵佗》仍坚持了以演员的表演为中心，而非主题先行的“话剧加唱”，这一点和《响九霄》一脉相承。尽管也还是一波三折的剧情和“舍小家保大家”的主题，但从全剧来看，演员精彩的唱做才是第一位的，看完戏后观众印象最深的还是裴艳玲精彩的开打，张慧敏荀派花旦的做派，老旦马丽婵的唱功，甚至是小太监在送赵母路上表演的那一段贯口。像第三场讲番王埋下伏兵欲偷袭赵佗，不料赵佗早有准备，面对

百越公主的密报泰然自若，击鼓为兴，一场激烈的冲突在声振金石の鼓声中化险为夷。这场戏有冲突有悬念，但并没有刻意营造紧张的气氛，相反，观众完全为裴艳玲的鼓技所吸引，几乎忘却了剑拔弩张的剧情。虽然是新戏，但给人的感觉却是看传统折子戏一般的舒适。把新戏排出老戏的味道，这大概就是裴氏新编戏的精髓所在。

最近刚刚上演的《桃园三结义》更为传统，可以说，除了故事是新的，其他几乎都是旧的。《响九霄》的背景设置在晚清，所以用的是写实化的服装和布景道具，《赵佗》也根据剧情的需要加入了少数民族的衣饰和绘有山川远景的后幕，而《桃园三结义》则完全还原了一桌二椅的布置，人物造型也完全是传统戏里的打扮，光看剧照的话，根本看不出这是一部新编戏。这出戏的剧情设置也完全是传统式的，没有黑白分明的正邪较量，也没有涉及家国天下的“高大上”主题，只是利用误会和人物

的性格弱点给观众上演了一出妙趣横生的喜剧小品。其中灵儿解送哥哥张飞回家一场最是生动有趣：灵儿先是霸气十足地押送哥哥回家，然而当听到表哥在桃园读书的消息后顿时难掩心中的爱慕，而张飞又搬出母亲的闺训戏弄妹子，威风顿失的灵儿只好答应放哥哥一马。这里张飞的胡搅蛮缠，灵儿的娇羞难耐被裴艳玲和张慧敏表现得活灵活现，让人忍俊不禁。二人拉拽绳索时那种微妙的纠缠，还隐约能看到《梅龙镇》的影子（当然人物关系完全不同）。将幽默真正融入表演程式和剧情本身，这正是戏曲喜剧的最高境界。在看戏过程中，观众似乎找回了久违的愉悦感，剧场里笑声和掌声不断。全剧不长，有观众认为九十分钟的演出分量不足，“不够一卖”，但我觉得，质量决定分量，一出精彩绝伦的折子远胜几个小时毫无营养的“假大空”传奇。

不过本剧也的确有不成熟的地方，尤其是后半部分，没有将这种幽默风趣的风格坚持下去。剧中张母在桃园外听到读书声后就坚持回去了，下一场即转入正剧模式：关羽因早年杀人被抓，刘备和张飞召集家丁准备劫狱。张母闻讯大怒，在祠堂行家法训子，被刘备劝止，张母问明真相后决定支持儿子追慕贤良。与前几场相比，这一幕显得有些乏味，而且正如

有观众指出的，张母态度转变的理由简直可笑，就因为知道了刘备是皇叔，便立即取钥匙开库房让儿子追随他，不仅没有说服力，还显得趋炎附势。看演出时有张飞让刘关二人躲避时忘记了座位上搭着的外衣的细节，当时笔者就想这几件衣服可以作为下一场的线索，然而剧情并没有这样展开。窃以为不如这样处理：张母听到读书声后甚感欣慰，与灵儿进入桃园探望兄弟二人，张飞百般掩饰还是露了馅，灵儿又在一旁煽风点火——这本身又是一出绝佳的折子。张母发现三人结义后大怒，欲严惩张飞。这时突然官府来人追捕关羽，为保护张家母女，张飞和刘备未敢轻举妄动，事后心急如焚，对张母说明关羽遭捕的原因是早年行侠仗义，刘备也讲明自己的身份，张母这才知道二位皆是贤德之士，故而转变态度，皆大欢喜，后面的剧情不变。这样一来既可以使故事更为合理，也为全剧增加了看点。

除了表演形式的传统化，《桃园三结义》侧重做工的特点也值得注意。裴艳玲本工武生，其基本功之扎实，身段之漂亮堪称当代典范，其春秋盛年时的得意之作《哪吒》《宝莲灯》《钟馗》《夜奔》等都是身段繁重的武生戏。然而毕竟岁月不饶人，武生这一行当尤其残酷，即便裴先生再不服老，花甲之

年的她也动不了整出的武戏了。《响九霄》和《赵佗》都采取了半文半武的设置，一个通过戏中戏穿插武戏片段，一个是根据剧情安排前后文，但无论如何，文戏的分量都更重一些。这对于武生出身的裴艳玲来说难免有些不适，何况她还唱了几十年的梆子，唱腔里已经脱不掉那股梆子味了，这两出戏所受的批评也多半是为此，颇有一种出力不讨好的遗憾。这次的《桃园三结义》则另辟蹊径，张飞走的是架子花的路子，既发挥了其身段上的长处，规避了唱功的短板，又没有特别吃重的武戏，是一种相当聪明的做法，最大限度地展示了现阶段裴艳玲的魅力。

从用力过猛的《响九霄》到中规中矩的《赵佗》，再到如今回归传统、扬长避短的《桃园三结义》，裴艳玲一步步摸索着自己的新编戏风格。和一般的新编戏相比，她的戏显然是不够“新”的，而且是越来越不“新”。但在看了那么多主题升华、舞美先进的“话剧加唱”之后，能看到有人坚持以演员为中心创作一些不那么深刻、但让观众看得舒心的新戏，在遍地都是专攻几段唱腔的“晚会名家”的当下，还有一位演员保持着文武昆乱不挡的身手，排演以做工见长的新戏，这本身就已令人惊喜。单凭这两点，我愿意为裴先生叫一声好。 䄀